



龙川魂

李天永

龙川江发源于南华。云南籍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南华第一颗红色种子——张舫，就出生在这里。

一张发黄的民国时期的照片吸引了我的视线。居中的是张舫的母亲。左旁站立的女子穿旗袍；右侧女子戴着手表着短面襟穿裙子。背景是洋楼前圆水池构成的时景图片。配有印花的布帘子，这显然是在照相馆照的。陈诗，系张舫外公，张舫的母亲是陈诗的长女，清瘦的脸，五官精致，挂着淡淡的愁容。她额前的头发干净地被包头往后束住。身着深色印花的大面襟、黑裤，三寸金莲。坐在白色椅子上，一只手掌抓手绢，另一只手轻扶一旁的桌沿，显得有些拘谨。桌面摆放着一个闹钟与一盆花。三人没有佩戴耳坠及首饰，古朴中透出清新，打扮得干净利落，有一种非凡的气质。

南华陈氏土司到了张舫母亲这一辈，只是名誉上的土司了。从产生发展到消亡历经六百年风雨，产生过南华第一位进士陈封爵，留下《平桥烟雨》诗章，陈氏土司家还有明清举人六人，明代贡生十一人，明代廪膳生员一名，清代塾师一名，清代恩贡五人，清代州学增生员（秀才）两人，镇南州知州六品顶戴赏戴蓝翎一人，也属于张舫的家族人氏。陈佐韶，字予应，镇南州未代土州判，光绪年间因功加同知衔，在任时曾支持南山区地下革命。其子陈育德，云南陆军讲武堂学校毕业，参加北伐，官至营长；陈育秀，黄埔军校毕业，抗战中牺牲于贵州盘县；任陈育兰，参加抗美援朝，牺牲于朝鲜。孙陈天龙，毕业于镇南师范学校“国教师训班”，曾任永宁乡副乡长，边纵八支队“三抗队”副大队长，六十年代就任大理州地质队，南华县第一、二届政协委员。

张舫母亲的这个大家庭，可谓是家门忠烈，让人肃然起敬。

张舫从小学习成绩优秀，走出南华，考上北京大学，接受了革命教育和

新思想，当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时，在被敌人抓捕后，面对敌人的枪，大义凛然，血洒大地，留下史诗般的英雄足迹。

关于张舫，有关史料的记载实在太少，只有简单的记述。张舫，云南籍中共早期党员，文经北大，武略黄埔，革命烈士。读昆省立一中，承新文化运动，同撰《缘起》一文，声援五四。参加大同社，编辑出版进步刊物《滇潮》，此其文才；上北大，组织云南革新社（后改为新滇社），早期云南革新社成员。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新滇社广州分社负责人。辗转昆明、北京、广州、上海，数次遇险。回云南工作后，在中共云南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云南省临时委员会委员常委，分工负责军运工作，策动兵变，散发《告云南士兵书》等传单，后叛徒出卖被捕，就义于昆明模范监狱，此称武功及初心之志。

据陈氏土司后人陈志国回忆：陈诗一辈有两兄弟，老大是陈诗，老二陈词幼故。陈诗有三子，分别是老大陈照熙（幼故），老二陈赞韶，老三陈佐韶是张舫三舅。陈诗长女张舫母亲还有两个妹妹，二妹嫁祥云云南驿宰棚钱家，三家祖籍江苏昆山，明初随沐英南征，定居云南驿，世代以经营马店，是曾经云南驿规模最大的马店。三妹嫁大理凤仪红岩镇上，现在属弥渡县辖。陈佐韶有二子四女，老大陈育德，老二陈育智，长女陈顺珍嫁祥云下庄街李家，老二陈宝珍嫁西街盛建勋家，老三陈顺珍嫁沙桥段丕振家，老四陈白秀嫁一街草甸发邱文辉大哥，与张舫是表兄关系，陈育秀父亲陈赞韶是张舫二舅，与陈育秀也是表兄关系，陈天龙是陈佐韶长孙，与张舫算是表侄关系，陈育兰算是本家近系，隔得有点远，算堂表兄。张舫母亲名字，我找不到记载，以前我祖父在时也没听他说起过。张舫这亲戚原来在我老爹在世时还有来往，我

常听他说起昆明顺城街的姑奶家，上世纪80年代还有来往，后边老人家没在了，也就断了来往，具体的一些情况也就无从了解了。据同时期的云南老乡弥勒人张永和回忆，张舫入党的时间是1926年，即入黄埔军校以后。

张舫的母亲是一街保马夸陈诗的大小姐，嫁给镇南县城西街鲍家巷对门家庭殷实的张瑞麟，生下张舫。张舫在家排名老三，自幼聪慧，好学上进。陈氏土司府门庭旧时有一副楹联：廿载西征克奏夫功承祖业；九重浩命萃应世爵绵春秋。说明他们家在当地是一个功勋家族。

张舫传记相对完整的是在《楚雄青年运动》上的那篇，还有他侄女回忆他被捕前后的情况，后来姚安审判一犯人时，又获得一些证据，曾经摘抄录到党史研究室。后来有些资料便不知所终，也无人再予以整理补充。据周能汉说，再后来看到一些写张舫的文章，都是重复的抄写，有少量想象内容掺入。对此，陈志国也有同感。他说，以前看过一篇张舫之兄张艇写的纪念文章，对张舫身世及遇害的经过写的比较全面，应该是可信度非常高的，其他方面的记载确实比较少，看到的内容基本都差异不大。

张舫从遥远的边疆走向革命，并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牺牲，他的英雄事迹在故乡作为红色榜样在传扬，我们要学习他大义凛然、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他对初心的坚守，今天更加弥足珍贵。

出生于龙川江流域的张舫，离开故乡走上革命道路后，就没有再回到这片土地。早在170万年前，“谋人”便生活在龙川江流域的末端，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这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生生不息地养育着两岸人民，也许，在张舫的梦里，或是在哪个时节，张舫是回到过龙川江的，龙川江是有魂的。张舫就像龙川江里的浪花，日久不息地在故乡人民心里奔涌向前。

查尼皮诗抄

莫独

17名，这是一个数字
最终，被历史郑重核定
30出头、20几，乃至
十八九岁，甚至更小
亦是一串数字
在此，写在1928年
10月13日的查尼皮
是的，在查尼皮
17名，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
吴澄、李鑫、杜涛、吴少默……
这是一份沉甸甸的名录
闪烁着，一束束信仰之光
这是一条血色的河流
流淌着，沸腾的青春热血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纲领……”
今年，滇南山地的10月
秋高，气爽
草木掩映的茅屋内
17只握紧的拳头
齐举过头顶
同声的誓言
有些低缓、压抑
却坚定、有力
在窄小的屋子内，隐隐回荡
炊烟弥漫。墨黑的墙壁上
党旗鲜红
镰刀锤头在旗帜上交织
映照着一张张青春的脸庞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随时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而近百年后的2021年4月
清明，我在查尼皮村
阳光灿烂。房前屋后
松涛一阵阵拂面
石榴花，如点点的星光
开满屋角。我听到
一句句铿锵的誓言
从茅草房前方的平台前
朗朗而起……

筑梦人

——献给移民搬迁的追梦者
李建中

多少个日夜
你不眠不休
与山风对话
与星星交流

多少个日子
你翻山越岭
只为找到那个
拒不签字的庄户人家

鞋走烂了不怕
嘴磨破了不怕
风吹日晒雨淋也不怕

怕就怕敲不开老乡家的门
怕就怕走不进挂包户的心
怕就怕不谱世事的狗
用熟悉而又陌生的眼神
在主人家大门和你之间
筑起一道布满荆棘的栅栏

多少个日夜
你与山风为伴
把风声听成了
孩子唤你回家的声音

多少个日夜
你与星星交谈
把那颗最亮的星
当成爱人心中的想念

夜黑如墨
你想做移民搬迁的摆渡人
把山里苍白的日子
洞渡到来年的春天

你想把空落落的心灵
装上饱满的翅膀
你想用乌东德水电站
点亮千家万户的灯

说走就走的旅行

施勇信

还未想去哪里的时候，
身体已经在路上，
自己还懵懵懂懂，
已从目的地回来，
不要想得太多，
来说走就走的旅行；

当你在床上睡得昏昏沉沉时，
西藏的云鹰正插入云霄，
当你走不出自己的小圈子时，
太平洋的鲸鱼已跃出水面，
你渴望的一切，
一定会在世界某个地方呈现；

我们要做的就是寻找这个地方，
多少次陷入无助的时候，
拿起相机，背上行囊，
来说走就走的旅行，
周游了全国，走遍了世界，
从此自己的生活变了大样。

温润和顺

温星



灵山秀水桃源风，
柳色烟霞图画中。
你识人间有苏杭，
天和地顺在腾冲。
——《和顺四题》之一

和顺平添新景点、新玩法——
“水上印象”？乍闻之，以为和顺是在
赠杨丽萍的“映像”品牌，当我六年后
再入和顺古镇，并泛舟于“水上”，一
份出人意料之外的惊艳悠然袭来，将我
的狭隘与杞人忧天刹时打破。

三两轻舟，歇候于隘河码头，我
与友人择一而登之。微风徐来，碧波
荡漾，沿一条不算宽敞的河道缓缓前
行。时为夏末秋初之际，满眼莲荷过
半已略显沧桑之态，依旧挺立的那些
却更加亭亭玉立，香韵清幽，氤氲在
大自然灵山秀水的怀抱之中。

如此“水上印象”，若只停留于此，
倒并不稀奇了。稀奇之处在于，曲折
蜿蜒的河道两旁，漫无边际的柳色
烟霞之中，时见亭台、雅阁，乃至“水
上市”，着传统服饰之少女、小伙或
老者各自据守其间，或奏古琴，或吹
玉箫，或挥银毫，或打太极，或翩翩袅
袅沐浴阳光而舞蹈，或慵慵懒懒酣沉
天地而假寐……

“人间天堂，岂止苏杭？”友人来自
京中，见多识广，更曾无数次游历
苏州、杭州、乌镇、普者黑等“天堂
气质”浓郁之佳境。如今，他只恨与腾
冲、与和顺相见恨晚。

我立即告之，此间一代先贤李根
源先生早已明晰，并有诗赞曰：“远山
茫茫苍苍，近水悠悠扬。万家坡地下，
绝胜小苏杭。”

五岳来朝二水流，洗衣亭上玉人羞。
荷塘古道走夷方，谁家祠堂楼外楼。
——《和顺四题》之二

《桃花源记》里的经典句子和意象，
不断地，在我脑海浮现。是啊，和顺
古镇，不就是我们中国人最神往的山水
田园、世外桃源？这里最美的山，这最
美的是水，这最美的是水，正如此，又
绝不仅仅如此。这里最美的，究竟是什么？

很有幸，和顺古镇老馆长寸茂
鸿为我们充当导游。讲起古镇的天时地
利，他滔滔不绝，“这叫‘五山环抱，二
水穿流’，还能上哪儿去找更好的风水”？

从高空俯瞰，和顺古镇像是一个
马蹄形盆地，“盆”中即隘河湿地。黑
龙山、拱凤山、宝峰山、宝龟坡、马
鞍山，呈拱卫之势，将天地灵气聚于此
间。我倒更愿将这五座并不算太高的
山头，比喻为泱泱中华文明中神一正
存在的“五岳”，正如五岳坚强地守
卫着中华大地，和顺的“五岳”也亿
万年如斯地守卫着这片人间仙境、世
外桃源。

在古镇古老的青石板上且走且
停，一座洗衣亭，蓦然出现在前方河
畔。几名素衣女子，正挥汗浣纱，不
时举头，似有所期。

腾冲西临缅甸，凡男子成年后，
都会跟随着马帮的铃声走出去，去做
生意，去讨生活，去开创自己和家人
艰辛而又美好的明天。这就是——“走
夷方”。而他们千百年来所走出的那
条道路，便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一部分。

男儿一去经年，剩女人独支大
梁，独守空房。男人回来，愧疚、心疼，
便为自己的女人建起洗衣亭，让女人
洗衣不再风吹日晒，让女人能有一个
眺望的地方，让女人的思念可以流向
自己奋斗的远方。

洗衣亭文化温情、柔和，走夷方
传统智慧、坚强。与之相关的，还有
和顺的宗祠文化。古镇中的八大宗
祠无不雕梁画栋，大气、典雅，八
大家族财富的积累，在我看来，都与
洗衣亭和走夷方所代表的两种神秘不
可分。

名将浴血惊海宇，鸿儒缤纷耀边
城。灵泉万古温与润，去病涤非泽众
生。——《和顺四题》之三

“我祖父是这里的第三任馆长，
我是第五任。”我们来到和顺图书
馆正门，肃立于阶下，寸茂鸿先生自
豪满溢。

己衣山川惊苍穹

李茂尊 何毓才



乌蒙磅礴，金沙浩荡。再到己衣，又
见万千景象。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
巧日增新。己衣大裂谷已不是原来的己
衣大裂谷，金沙江已不是原来的金沙
江。雄奇险秀的中国东方大裂谷——己
衣大裂谷，又添新画卷。一条在大山峡
谷中蜿蜒流淌的金沙江，变成了烟波浩
渺的金沙长河。改天换地，换了人间。神
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世界排名第七的乌东德水电站建
成后，将从昆明市禄劝县，到楚雄彝
族自治州武定县己衣一带，再到元谋县、永
仁县，到四川攀枝花市，一百五十多公
里的宽阔湖面上，一座高峡出平湖——
金沙长河的水电站诞生。其中，超过一百
公里在武定、元谋、永仁境内，己衣一带
在金沙湖的中间位置，形成一江春水向
东流，云南最美峡谷风光。

原来的己衣大裂谷距离金沙江
几公里。乌东德水电站建成使金沙江
水面水位上升一百一十多米，金沙江
水走过村庄，走过山风，来到了己衣
大裂谷。金沙湖与己衣大裂谷连为一体，
相映生辉。

己衣大裂谷的人江口，从西往东走
向的金沙江，往北拐了一个大弯后又继
续往东，水路十多公里，金沙江三峡及
皎平渡景观眼前。

己衣大裂谷与皎平渡相邻，原来己
衣大裂谷与皎平渡近在咫尺又在千里，
金沙江三峡及皎平渡相距几十公里，至
皎平渡方向几公里处的金沙江上，有
一个被称为金沙江三峡的奇妙景观。但
由于有一个高差近百米巨大的险滩，加
之金沙江两边悬崖绝壁，一直隔绝了上
下船只的通行及人员通行。乌东德水
电站蓄水后，水位升高，险滩成平湖，
金沙江三峡奇妙景观，在与世隔绝几
千年之后，终于在2020年呈现在世人
面前。

己衣大裂谷与金沙江三峡及皎平

渡，千万年的等待，终得相逢。

七月盛夏，我们乘船从己衣镇至金
沙江三峡，至皎平渡，至乌东德水电站。
天气忽晴忽雨，金沙江上，烟雨蒙蒙。
己衣至金沙江三峡及皎平渡宽阔的沿江
两岸，巨石林立，一片一片的石山。有
的石山垂直向上，顶天立地，山头只有一
线天。有的一座山就是一个无比巨大的
石头，从江面垂直往上一千多米，直插
云霄。有的一排一排的石柱、石林、石
门、石窟，似莲花似荷花似各种花朵，一
层一层往上绽放，直到天边。各种奇形
怪状的石头，壁立千仞。各种造型、各
种样式、各种色彩，千姿百态，万种风
情。十多公里的峡谷奇观，没有一座相
同的山形，没有一个相同的石头，没有
一个相同的风景。山顶蓝天白云缭绕，
峡谷雾气飘渺弥漫，一股一股涌向上升
云霄。因垂直海拔高差近一千米，江面
与山头温差二十多度，虽然风平浪静，
却仍然云起雾涌，把江面、峡谷、天
空融为一体。怎么会有这样奇妙的景
象，我已身在仙境。这是我见过的最雄
伟、最壮观、最不可思议的峡谷山峰。
我被眼前的景观惊得目瞪口呆，进入忘
我的境界。

己衣，还有沿江十多公里到处涌
流的温泉，还有挂在己衣大裂谷两边的
万亩梯田，还有喀斯特地貌的溶洞，还
有金沙江文明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址、恐
龙化石，还有唐宋元明乃至民国时期的
武定彝族罗婺部凤氏、五尺道，还有特
色浓郁的民族文化等。己衣被誉为“金
沙江畔民族风情园”“金沙江文明摇篮”。

金沙水拍云崖暖。天地在己衣一带
造就了奇山异水。长征精神在这片土地
上创造了人间奇迹。

己衣一带是红色的土地。中国共
产党建党初期，一九二五年，己衣一带
就有党组织的活动。一九三五年五月，
红军巧渡金沙江，三万多红军，九天时
间，

不损一兵一卒，顺利过江。皎平渡的
老百姓和船工，想方设法，冒着被国民
党军杀害的危险，帮红军找船渡江。37
个船工，靠7条小船，用9天时间硬是
把3万多红军渡过金沙江。红军渡江壮
举，惊天动地，泣鬼神。红军绝大多数
从皎平渡过江，少数从龙街渡和洪门渡
过江。当时，在金沙江上一百多公里的
战线上，有楚雄州元谋县龙街渡口，武
定县白马渡口、己衣志立渡口，禄劝县
鲁车渡口、皎平渡口、洪门渡口，六
个渡口，处处有百姓帮助，处处能找到
船，处处能渡江。那是何等的气派。一
条江的民心一条江的温暖。蒋介石的
飞机大炮，几十万大军，到处的地方武
装，地主的恶霸，土匪，又奈何得了红
军？三军过后尽开颜。

八十多年前，面对高山峡谷、悬崖
绝壁、大江险滩，红军战士英勇无畏，
万水千山只等闲。据说，当时红军从皎
平渡过江时，江北一个连的国民党兵
在峡谷间，唯一可通往山头的隘口上，
堵住了红军去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
红军说，只要猴子能去的地方他都能去。
他硬是背着几颗手榴弹，爬上一两百
米的绝壁，消灭了敌人。八十多年后，
还是在皎平渡一带，成百上千的科技人
员、水电专家，上万人的建设者，还是
在高山峡谷、悬崖绝壁、大江险滩，还
是英勇无畏的精神，创造了新时代的奇
迹。是红军精神造就了惊天动地泣鬼
神的巨型工程乌东德水电站。

江山如此多娇。在祖国的大好河山
里，在万里长江上，己衣一带又诞生
了千秋画卷，又增添了一个旷世佳景。
己衣一带的人间奇迹，人民的百年梦
想，金沙长河可以见证，金沙江三峡可
以见证，乌东德水电站、己衣大裂谷也
可以见证。我想，己衣，一定会兴旺
发达；己衣，还会再创造新的奇迹；己
衣的神话还会继续。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散文诗歌征文
主办
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云南省作家协会

云南日报文学奖
YUNNAN DAILY LITERATURE PRIZE
第十三届
主办
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云南省文联 | 云南省作协
永仁县委宣传部 | 永仁县文联
投稿邮箱 baaa4789789aaa@163.com